



孔子周游列国，删述六经，杏坛设教，弟子三千，子孙绵延，代有俊

“汾实左右之”，而被革职。后得昭雪。捐复主事以后，又被四品执事官孔继成告其所著《孔氏家仪》“内有增减《会典》服制，并有其今之显悖于古者”，再次被革职问罪，充军伊犁。后来，南游武林，卒于梁同书家。同书将其殓于清勤堂，令子弟皆为衣

杰，门弟之盛，甲于天下。司马迁尝撰《孔子世家》，加以表彰。其后，历代褒崇之典，累朝班赉之恩，“代培隆重”，更是难以枚举，这就孕育产生了一种新的特殊类型文献——阙里文献（既不同于族谱，也有别于方志。）阙里文献，固然属于孔氏家乘，但其中的内容实关系到全国各地、历朝各代，堪与正史、邑志印证发明、互资为用。阙里文献，自《东家杂记》以后，代不乏述，其中清代孔继汾的《阙里文献考》，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孔继汾（1725—1786）字体仪，号止堂，山东曲阜人，孔子六十九代孙，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，经学家孔广森的父亲。其父孔传铎字振路，号庸民，恭谨和厚，善读书，工文词，尤究心濂洛关闽之学，精于《三礼》，著有《礼记摘藻》、《三传合纂》、《世宗修庙盛典》、《读古偶志》、《安怀堂文集》、《申椒诗集》、《绘心集》、《盟欧草》、《古文源》、《红萼词》、《炊香词》等著作。继汾幼秉家学，留心典则，及长更是笃志力行，乾隆三年恩贡，十二年中举。高宗幸鲁，屡充引导官，仪节罔愆，以讲书称旨而蒙特用。由内阁中书、军机处行走，补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春，因衍圣公以公事与有司齟齬，陈奏失当，当事者弹劾

## 孔继汾与《阙里文献考》

周洪才

素，其敬重如此，然其灵柩运回曲阜，却不得葬入孔林。其子广森，也因哀伤过度，突然而死。父子相继去世，士林为之痛惜。继汾长于考证，勤于著述，尝手校经史刊板，为家塾读本，字画皆本《说文》，识者珍之。著有《阙里文献考》一百卷、《阙里仪注》三卷、《劬仪纠缪集》三卷、《丧祭仪节》一册、《乐舞全谱》二卷、《孔氏家仪》十四卷、《家仪问答》四卷、《行余诗草》二卷、《嫡系小谱》十卷，编次乾隆甲子《孔子世家谱》二十二卷，校刻《文献通考序》一卷。其中，尤以《阙里文献考》为最。

《阙里文献考》之撰著，始于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，前后达十六年之久。此书刊于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衍圣公孔昭焕曾将其进呈御览，史志、邑乘及各家书目多有著录。原刻已入善本。《阙里文献考》何为而作？孔继汾自称“擅阙里文献之渺征而作”。阙里文献旧籍很多，著名者如《东家杂记》、《孔氏祖庭广记》、《孔氏实录》、《孔庭纂要》、《孔门金载》、《素王事纪》、《圣门志》等，其书或缺佚不传，或家有藏本而未经钹刻，学者难得一见。明弘治间，会稽陈镐始裒集旧闻，成《阙里志》一书，纲举目张，事迹粗备，然中多考据失精，去取无当。其

后载经增辑，止缀述恩荫，间杂簿书文章，而于前人纰缪繁漏之失，举而不加匡正，识者病之。康熙丁丑，孔尚任尝别纂《阙里新志》，一变旧《志》体例，颇有所增益，然而芜杂博会，“失更过之”，故其书流行不广。况且《新志》成于康熙丁丑，自后未经纂述，继汾因撰是书，以集大成。孔昭焕序其书，谓“类别门分，薤繁辨误，言不越六十万，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，灿然大备。”孔宪彝称其“纪述恩贲，表扬幽潜，足裨家乘。”《孔子世家谱》本传誉之“继往开来，功冠千古”。

其书体例，略仿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凡正文一百卷，卷末一卷，分为十六门。即卷一至卷十为世系考，卷十一至卷十三为林庙考，卷十四至卷十七为祀典考，卷十八为世爵职官考，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户田考，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为学校考，卷二十九为城邑山川考，卷三十为宗谱考，卷三十一为孔氏著述考，卷三十二至卷四十一为艺文考，卷四十二为圣门弟子考，卷四十三至卷七十二为从祀贤儒考，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为子孙著闻者考，卷一百为叙考，卷末为辨讹。其中每门，又包括若干细目。如林庙考中有：至圣林、启圣林、至圣庙、尼山书院、洙泗书院、圣泽书院、中庸书院。世爵职官考中有：衍圣公、翰林院五经博士、太常寺博士、国子监学录、国子监学正、四氏学教授、四氏学录、圣庙执事官、世袭六品官、孔庭族长、林庙举事、司乐、奎文阁典籍、屯田管勾、守卫林庙百户、知印、掌书、书写、奏差、伴官（附奉祀生）。目下始为具体内容。

其卷三十一《孔氏著述考》，是孔继汾据己家所藏及前籍所载，编纂而成的一篇孔氏家庭书目，共著录孔氏著作二百三十种（其中卷佚者四十七种），一千七百七十四卷。其中，经部四十四种，史部六十一一种，

子部三十八种，集部八十八种。体例仿照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各部根据需要，又分若干类目。每类先以小序述其源流，再依世次列其著作，著录事项有：世次、朝代、官职、名字、书名、卷数，间加小注。例如经部·春秋类：

《春秋》，鲁史也。东周之世，世衰道微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先圣懼焉。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行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，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以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《传》。及口说行，又有公羊、谷梁之《传》。左氏亲受经先圣，而公、谷实子夏弟子。授受相承，皆有端绪。故传说虽有不同，要皆依附圣经，非由臆说。汉兴，诸儒各守师传，互相攻击，或立或否，递为盛衰。十三代孙汉弘农太守彊有《公羊训诂》、《谷梁训诂》（卷并佚）；十六代孙处士奇撰《左氏义诂》，未毕而没，宗人子通为校其篇目并序《答问》，凡三十一卷；十七代孙汉城门校尉嘉有《左氏说》一卷；二十代孙汉少府融有《春秋杂议难》五卷；二十二代孙晋广陵太守衍有《左氏训注》十三卷、《公羊集解》十四卷、《谷梁训注》十四卷（《旧唐志》十三卷）；二十六代孙宋广州刺史默之有《谷梁注》一卷；唐贞观中，三十二代孙颖达奉诏作《左传正义》三十六卷（《旧唐志》三十七卷），又《公羊疏》三十卷；六十八代衍圣公有《三传合纂》十二卷。

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这篇《孔氏著述考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1.叙源流、明师承，继承发扬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，有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功用；2.明其世次，使书目带有鲜明的家族特色；3.举其官职，藉以表彰祖先功名，不使重名者相混淆；4.

注明旧籍著录异同，以备研究参考。我国古代正史、邑志，多有艺文、经籍《志》，以纪一朝一地文献之盛。然记一家一族著述之丰者，却以此为最。它大可补正史之不足，小可供邑志、家乘之采撷。章宗源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、《山东通志·艺文志》等俱采其说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《阙里文献考》一书，除载有大量的礼乐制度、名胜古迹、官职沿革、艺文建置等史料，还收入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。其中，包括孔子、孔门弟子、历代儒学大师、孔氏子孙著闻者及事迹不详与清初为官在任者、贤媛淑女，通计有一千余人。这些人物的写法，有详有略，如对孔子的一生言行事迹，系之以年，编为年谱；孔门弟子、儒学大师，分别于祀典考、圣门弟子考，从祀贤儒考等多处记载；孔氏子孙著闻者，详述其生平大节及遗言轶事，其他则从简，不过是人名录。这些人物有的见于经传，有的不见于经传，甚至地方志也无载。见于经传者，可与其相互印证、校其异同，不见于经传者，正可借为依据，特别是孔氏子孙。孔继汾是乾隆甲子《孔子世家谱》主要编辑人，此书撰写始于《谱》成之后，故于《家谱》多所取材，其记载比它书自然详实可信。

此外，该书于旧籍之失也多纠正。如《阙里志·宗子世纪》云：孔子十代孙忠，征为博士，褒成侯。据考证，褒成之封，始于十三代霸，之前未有此爵。又《阙里志·谥号》云：隋文帝赠孔子为先师尼父。然据考证，隋大业以前皆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回为先师。又《阙里志·祀典》云：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释奠先圣。考诸《金史》，是年并无亲行释奠之事。再如《阙里新志·古迹》云：孔子旧宅在孔庙东，偏前为寿堂、伯鱼闻诗礼处，后为金丝堂、孔鲋藏书处，今改建述圣庙。然考李东阳《序金丝堂铭》，金丝堂旧在孔庙左庑之东，东直故井，前直诗

礼堂，尝掘地得石刻，知为孔子故宅。又《阙里新志·幸鲁》云：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，车驾东巡，诣阙里，遣宗室皆诣孔氏宅，赐酒肉。考之史书，是年也未见有东巡之事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，继汾均一一作了订正。

《阙里文献考》是一部孔氏文献，但它的意义和价值，却决不限于孔氏一家。通观全书，我认为至少：1.它可以为我们研究孔子、孔门弟子提供详实的资料；2.它是探讨儒学、孔氏家学的重要依据；3.它载有大量的礼乐规章，是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不可缺少的文献；4.它对研究封建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皆有一定参考价值。但是，此书也有不足，如著名文学家、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，才华横溢，著述等身。据我考证，其著述有近三十种，而本书《孔氏著述考》却只载其《节序同风录》、《会心录》、《阙里新志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湖海集》诸书。一些重要的、至今流传的作品，如《桃花扇》、《小忽雷传奇》、《石门山集》、《长留集》、《出山异数记》、《人瑞录》、《享金簿》、《画林雁塔》，以及主持编修的《平阳府志》、《莱州府志》等皆不见著录。六十八代衍圣公（孔继汾自己的父亲）孔传铎编有《东塘岸堂石门诗全集》，也未提及。且将《岸堂文集》误为《岸塘文集》、孔尚任卒于康熙五十七年，距此书之撰相去不远，未知何以纰漏若此？此外，既名《孔氏著述考》、凡旧目有著录、史传有记载者，不管现在存与不存，都应加以考录，著之于篇。而本书于此，也多漏失。如唐代国子博士、经学大师孔颖达，在《易》学方面，除了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有《玄谈》六卷（与颜师古等合撰），《四库阙书目》载有《周易正义补阙》七卷。《曲阜县志》，三

（下转第18页）

报意识和情报能力而被掩盖,因此,通过情报教育激发用户的情报需求,对增强社会的情报意识与情报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。目前,我国的情报教育基本上是在部分高等院校内对学生进行,而社会对情报教育的潜在价值和意义尚不明确,因此,图书馆大部分用户未接受过情报教育,这也是我国社会情报意识较低的重要因素。在呼吁社会重视普及情报教育,采取措施广泛开展情报教育的同时,馆员应主动承担起情报教育的重任。自觉的将情报教育寓于日常的情报服务之中,在平时借还书刊、解答咨询的过程中,不失时机的进行情报教育,主动地向用户灌输情报在社会科学、教育、经济发展以至用户本身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、科研中的作用,向用户介绍利用图书馆的知识,介绍有关书目、索引及其它有关文献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,启发用户的情报需求,帮助用户树立情报意识,逐步培养用户利用文献情报的能力。

### 五、利用情报的意识

馆员既是文献情报的收集、整理与传递者,也是文献情报的吸收与利用者。随着图书情报工作管理手段日趋现代化、科学化、服务方式多样化,馆员如果不注意自身素质的提高,不注意知识更新,则难以适应现代图书情报工作的要求,也就难以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。所以,馆员不仅要有浓厚的情报服务的意识,更重要的还应具备一定的服务能力。因此,馆员本身也要具有强烈的情报需求及利用情报的意识,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自觉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,努力钻研业务知识,掌握开展情报服务的内容和方法,并不断拓宽知识面,提高情报服务的技能。

馆员在掌握了具体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,要善于捕捉利用图书馆学、情报学及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,注意积累资料,结合

自己的工作实践,开展学术研究,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,在工作、学习、科学研究中,不断更新知识,在实现知识更新的基础上,提高自身素质,强化自己的情报能力。

总之,馆员在图书馆工作中虽然分工不同,但浓郁的情报意识必须人人具备,这是一个优秀馆员所应有的良好素质,也是现代图书情报工作对馆员的要求。如果每个馆员都有较强的情报意识,都积极参与情报实践活动,则会形成图书馆馆员的群体情报意识,这个群体情报意识一旦形成,必将对社会情报意识的强化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。

### 参考文献

①王秀成,吴翔·论情报意识的产生及强化。《情报科学》,1989,6

②谷跃麟.关于强化社会情报意识的探讨,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》,1991,4~11

③赵忠.强化社会情报意识之管见。《晋图学刊》,1991,2

(来稿时间:1992.3.16)

(上接第56页)

书皆加采录,《阙里文献考》却只录《周易正义》。又据《梁书》孔子祛本传,子祛撰有《尚书义》二十卷、《集注尚书》三十卷、《续朱异集注周易》一百卷、《续何承天集礼论》一百五十卷。《曲阜县志》悉加著录,《阙里文献考》却皆付阙如。当然,就整书而言,这只是白璧微瑕。分析这部书,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部书。

(来稿时间:1992.5.13)